



▲ 维修歼六战斗机



▲ 与分队长顾文年(左)爬冰卧雪



▲ 航空兵12师36团四中队机械分队二机组战友合影

# 我是一个兵

◆ 李 动

“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……”

“我是一个兵，爱国爱人民……”

3月，春季应征入伍新兵开始分批奔赴军营。军歌嘹亮，响彻长空。一代又一代军人，同心赤诚，热血豪迈。

入伍50年的老兵回首——  
一朝为兵，终身军魂！

——编者



▲ 18岁穿上绿军装



▲ 公安部高级警官班留影



▲ 2026年春，入伍50年与战友重逢

## 练兵场里磨炼

趴在冻地上射击，汗水伴着疼痛

2026年春，入伍50周年聚会的前夜，梦回吹角连营，脑海里幻化出往事碎片，50年前的冬晨，我身着绿色棉冬装，戴着没有帽徽的雷锋帽，打起背包离开了家。此时，我未满十八岁，在父亲和同学的陪伴下来到长宁区工人俱乐部集合点，在红旗招展、锣鼓喧天声中，124名刚毕业的中学学生，与亲朋好友挥手告别，来到闸北区老北站。我们像一群雏鸟，灵敏地跳上闷罐子车，载着离愁和憧憬，驶向全然陌生的诗与远方，车轮轧过铁轨的缝隙，发出单调而沉重的“哐当”声……

翌日下午，终于抵达目的地徐州车站，绿色解放牌军卡载着我们来到航空兵12师驻地大郭庄机场，在教导队安营扎寨，每个寝室共住8人。

第一个月是入伍教育和军事训练，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“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段距离，但不是万里长城，需要刻苦训练、意志磨炼后，才能逐步缩小差距，成为真正的军人”。

部队不是诗，是个大熔炉。军事训练就是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每天清晨6时哨声骤然吹响，远处大喇叭准时播放雄壮的军歌。每天的生活被切成整齐的方块：起床、出操、立正、稍息、齐步走、正步走。操场上脚印叠着脚印，汗滴砸在冻硬的土地上，腿是酸的，腰是疼的。一个星期后，酸疼才慢慢退去，身体开始接受这种陌生的节奏。

最怕的是紧急集合。睡得正沉，哨音突然炸响，黑暗里到处都是摸索的声音——穿衣服、打背包、找鞋子。跑到操场上，清点人数，再跑一圈回来。宋连长开始点名检查，洋相百出：背包散了抱在怀里的，鞋子穿反了的，帽子不知道丢在哪里的。陈排长站在队伍前面，想笑又憋着，脸憋得通红。

最后是练射击。趴在冻地上，端着枪，三点一线，瞄着远处的胸环靶。没有子弹，只有空枪，一趴就是半天。手冻僵了，搓搓，再趴下。我瞄了一个星期，到最后考试那天，趴在那儿，心里没底。枪响了，报靶的战友说及格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总算过关了。

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新兵连伙食费每天仅5角4分，不是萝卜青菜，就是青菜萝卜。缺肉少油，严重便秘。厕所没有抽水装置，上海兵王兄出恭时不得不用百雀羚雪花膏驱赶气味，被张排长发现，批评他太娇气，王兄的故事成为大家打趣上海兵的一个笑柄。

## 军营里的欢乐

抄歌词背唐诗，文学悄悄启蒙

军事训练结束，转为专业学习，分为机械、军械、特色和无线电等，我被分配到基础的机械专业，主要学习“飞机机械原理”“空气动力学”等课程。教材上密密麻麻的油管，纵横交错的线路图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教员在上面讲，我听得云里雾里，笔记做得七零八落。同桌徐麟是班里学霸，思路清晰，笔记本写得工工整整，抓住要点。晚上借了他的笔记本抄写，不懂就问，他耐心指教。后来我发现他课前预习，不理解之处就记下，上课仔细听。那一刻我忽然开窍了，徐兄教会我的是学习方法。

军营里不仅有苦练和艰深的知识，业余时间特别热闹，打球、踢球、读书、练琴等五花八门，各得其乐。徐排长喜欢吹黑管，他组织了乐器小分队，上海兵里有会吹笛子、拉二胡、拉小提琴和吹小号等乐器的；他还组织了8人合唱队，我忝列其中，反复练唱《我驾战鹰去巡逻》，徐排长让每人单独演唱一遍，唯独我唱罢，他微笑摇头，我又练了几遍，总算过关。

周六晚上看露天电影是我们期待的。霞光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齐声高唱《打靶归来》。那时的电影都有插曲，我抄写了整一本笔记本。40年后，我写了一篇《电影，永远的情人》在媒体上发表；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之际，央视记者专门采访我关于抄写电影插曲的往事。

那时没有手机、微信可视频聊天，也没有电脑可发电子邮件，亲朋好友联系主要靠写信。读中学时，与女同学是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。壮胆给赠送纪念品的女同学写信，没想到彼此通信有说不完的话。我喜欢抄写“真正的彩霞在雨后，真正的友谊在别后”之类的名言、诗歌增加文采。信寄出去后，便开始期盼。每天上午取信成了我最盼望的事，阅读来信，赏心悦目。

战友们会在紧张的训练学习之余找乐子。比如谁吃独食会被人笑话。有一次，蔡耀杰作剧，将绘画颜料调入玻璃杯里，故意让人告诉陶姓老乡，对方获悉后，冲到蔡耀床边，拿起杯子一阵猛灌，一口气喝罢埋怨道：“怎么不是甜的？”我们笑得前仰后合。

我的舅舅和同学每月给我寄《诗刊》《朝霞》等杂志，每篇必看，入迷时，晚上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偷看。那时精力充沛，记忆力亦好，喜欢背唐诗宋词和现代诗，抄写了普希金、海涅、郭小川等人的诗。也一时狂热地爱上了写诗，甚至写信也采用诗的形式，涂鸦了许多顺口溜。酷爱文学始于当兵时在教导队读书写诗，使我走上充满情趣而又艰难的文学之路。

## 托举银燕翔空

及时发现漏油，保护了一架战机

六个月的教导队培训结束了，我们被分配到34团、35团、36团和独立大队及修理厂等。36团机务大队有四个中队，一、二、三中队负责日常维护，在酷暑严寒的曙光和晚霞里，随时送银燕飞上蓝天。四中队负责飞机的定期检查和修理，主要修歼六战斗机，即那时的空军主力。

我被分配到四中队机械分队，负责检修最复杂的发动机。纸上得来终觉浅。我的师傅姓迟，山东济南人，长得高大，说话语速快。在他手下，不光学会了技术，还学会了做人。他会拉小提琴，他拉的《梁祝》令我心醉神迷。他还喜欢看书，借我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我偷偷阅读，心灵震撼。

北方的冬天冰天雪地，零下十几摄氏度，机库犹如篮球场大，风从外面灌进来，像刀子一样。干活儿不能穿黑皮袄，只能穿工作服，更不能戴手套——发动机舱里都是精密部件，戴手套没法干。手伸进去，冰凉得金属黏着皮肉，一会儿就冻麻了。保险丝划破手指是常事，血珠子冒出来，拿布一擦，接着干。师傅反复叮嘱：工具和保险丝，一样都不能掉在发动机舱里。谁都知道，万一掉进去了，飞机就会出故障，甚至机毁人亡。

夏天更难熬。飞机停在跑道上试车，头顶是太阳直晒，脚下是地面蒸上来的热气，机翼反射着阳光，像一个大烤箱。工作服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盐花一层一层地印在上面。发动机机舱里烫得不敢碰，可活儿还得干。手伸进去，烫出水泡是常事，挑破了，包一包，接着干。皮肤被晒得黑又亮。

飞机在地面试车，轰鸣声震得机库玻璃窗瑟瑟颤抖，震得耳朵嗡嗡作响。有一次，我站在右机翼上，突然发现发动机上汽油箱管道喷出汽油，我立即打手势示意停车检查，发现汽油管道破裂。周中队长脸色煞白：“幸亏小李及时发现，否则起火燃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给你报功！”不久却宣布给我嘉奖，我有点小小失落，但想到保护了一架战机，颇为自豪。

1981年秋，我复员回到上海。有了军旅生涯这碗烈酒垫底，此后再遇什么酒都不在乎了。警校毕业后我被分到派出所，穿街走巷，为居民做好事，保持了军人本色。

复员三个月后，我考上了首届电视大学中文系，工作加学习忙得像陀螺。后被调到分局当文化教员，给50后、60后民警补文化课。有空就写点东西，发表了一些作品，被局长看到将我调到宣传岗位。跑基层、采访、写稿，上海三大报上频频出现我的名字。后又被调到市局政治部。三年间，骑三轮摩托采访了上百名民警，写了上百篇稿子。

可我还是痴迷文学。1991年初，我要求调到《人民警察》杂志社。从编辑记者到副主编、主编，最后成为书刊社总编辑、高级警官。

我常想，当年那个在操场上踢正步的新兵，一定想不到自己会走这么远。可细想，一切都有迹可循：在部队，我经受了锤炼，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，战友授我方法，师傅教我严谨，抄歌词启蒙了我对文字的喜悦，读书开阔了眼界，充实了心灵，沟通升华了情感……它们像种子撒落在时间的田野里，走着走着，就开出了花。而这一切，源于我是一个兵。

## 一曲军歌豪迈

曾披戎装洒青春，终身军魂战友情

2026年3月4日清晨，在金黄色的油菜花深处，黛瓦粉墙的民宿，一群年迈的战友围过来问，李兄，还认识我吗？从对方被岁月刻满沟壑的脸上，努力寻找50年前的影子。大多数能辨认出来，并脱口叫出名字，惊呼一声接一声。千言万语，尽在紧紧一握和拥抱之中。

晚上，我问同住的蔡兄，除了血缘之外，有发小、同学、同事、朋友和战友，为何感觉战友情最深。他思忖片刻说，可能是远离家乡，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同吃一锅饭，一起摸爬滚打，一起学习，朝夕相处，同甘共苦的缘故吧。是的。军旅生涯是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阶段，是我人生的转折点，能吃苦，有韧劲，守纪律，印象最深，感情最浓，回忆最多。

翌日晚餐前全体合影，像当年那样，宋连点名：陈春郎、顾寿诞……40名退役老兵站在古建筑前，前排战友拉着横幅，上书：原航空十二师部分上海籍战友入伍50周年纪念聚会。快门咔嚓一声，将这一刻永远地定格。

步入大堂，被墙上醒目的背景板吸引，上印“曾披戎装洒青春，今话友情共此生”。晚餐前陈维德与当年招兵组长宋秀岳连长连线，李梦梁赞扬老连长是我们的人生导师，是我们永远的连长，82岁老连长激动地向大家问好，凝咽。

起立，倒酒，背景音乐骤然响起，正巧是战友李国鸣68岁生日，举杯同庆。他在切生日蛋糕时，战友将奶油抹在其脸上，欢笑。大家离了座位，敬酒，一阵惊呼，一阵叙旧。然而，我渐渐觉得，这欢笑、这碰杯的清脆声响，似乎缺了什么。浑身的热血始终找不到突破口，那白酒总也抵达不了眼底最深处的那一点泪光。

酒过三巡，徐麟、田民和常敏浩高唱：“我是一个兵……”那旋律，就像一颗火种，瞬间点燃了满屋的空气，大家一起吼叫“来自老百姓！……”起初，还带着些许的试探和生疏，但只这一句，那闸门便豁然打开，50年的洪流，决堤而出。我们不再是年迈老头，我们又成了那群十七八岁的热血青年。我们不是父亲，不是祖父，我们是有血性的兵！“打败了日本狗强盗，消灭了蒋匪军……”

歌声越来越响，调门越来越高，每一个字都是从胸腔深处用尽全身的力气吼出来的。那是50年来所有积攒的思念、委屈、艰辛、荣耀、骄傲、沧桑，一切都在这刻，借着这铿锵有力的旋律，喷涌而出。坚实的屋顶，似乎真的在轻轻颤抖。

“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……”军歌穿过50年的时光隧道，尽力克制，眼睛终究还是泛起了潮润。当兵的经历锻造了我们，支撑我们在漫漫人生路上摸索、成长、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也为家庭与社会奉献着、担当着。

奉献青春年华，难忘军旅生涯。半世回眸无悔，人生底色军魂。